# 理學宗傳

# 理學宗傳卷之六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王　企編

六世孫　尚雅

## 朱子

文公熹字仲晦世娶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生先生於南劍之尤溪幼甫能言父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父病亟屬曰籍溪胡

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吾死不恨矣既孤則以奉三君子而禀學焉將年十有四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於鄉明年中進士第三泉州同安簿年二十四受業於李延平之門延平於其父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孝宗即位詔求直言上封事其略言聖躬雖未有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講朝政雖未有闕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擇利害休戚雖不

平生所學在此

可徧以疏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之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

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頗聞和議爲修攘之計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

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知之耳帝得疏大感動召對除武學博士充樞密院編修官會時相主和先生力辭不就尋丁内艱歸復召以未終喪辭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旨下言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秩界祠太息曰是以退爲進也又力辭乾道五年以薦召知南康軍蓋先生自同安歸家

居者二十年矣四辭不得命乃赴郡興利除害汲汲
如不及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為首務數詣郡學引進
士子與之講論奏復白鹿洞書院遺址與諸生質疑
問難不倦風教大行七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
害先生上疏甚懇切八年陸子靜來訪先生請為諸
生講義利章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遂刻之石時
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即日單車就道
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賦陳七事而行比至郡
米已輻輳與僚屬鈞訪民隱至廢寢食行部乘輕車

此正行其所學淮何曾剛局脉祖

簡御徒秋毫不及州縣雖深山窮谷猶存不遺官吏惲風采有解印綬去者由是所部肅然事竣相王淮質於上曰熹荒政乃行其所學民被實惠進直徽猷閣會知台州唐仲友者恭不法而與淮同里爲姻家業遷江西提刑矣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贓僞造楮幣等事劾之淮持章不下疏十上愈力淮不得已下紹興府鞫訊獄具伏則奪其新命以授先生乃太息曰是所謂蹊田而奪之牛也辭不拜淮大恚嗾御史鄭丙陳賈詆道學假名濟偽欺之遂奉祠而游

有符若之讖

內尊寵愈益衆久之淮去位相趙大力薦除江西提
刑從赴召有要之路者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
卽入對勿及也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
逆探上意爲面謾乎及奏對反復於天理人欲之際
甚力帝稱善數四曰久不見卿浙東事朕自知之今
當處以淸要不復勞卿州縣矣時曾覿已死王抃已
逐獨內侍甘昪尚在力論之帝曰昪有才對曰小人
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部侍郎林栗先數日與
論易西銘不合恚之遣部吏抱印迫供職以疾請遂

疏醜詆之爲欺慢先生力請去帝以眾言過逆欲易他部兩全之請益力乃罷眾申前提刑之命力請祠去而帝意終向之未踰月復召爲崇政殿說書辭數促之不赴具封事投匭以進反覆數千言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將爲燕翼謀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深中之除秘閣修撰竟中沮而帝亦內疑矣光宗即位改知漳州漳俗薄陋至有父母喪不服衰者首述古今禮律開諭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

儀揭示父老令解說訓其子弟俗崇尚釋氏男女聚會佛廬爲傳經女不嫁者私創爲庵舍以居先生嚴禁之俗爲大變時詣學訓迪諸生一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引之不倦又擇士有行義知廉恥者列學職爲諸生倡如學錄趙師虙之類人首薦之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當病經界不行於民害日滋也乃訪事宜擇人物分畫請利病甚悉且悉究方量諸法上之而豪右翕翕稱不便詔需后以子喪請祠除湖南路轉運副辟除知

靜江府又辭差知潭州又力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乃拜命至藩途次老稚相攜扶服路以迎幾塡衆不可行修武備戢姦吏抑豪民而主於章教興學長沙人士夙向學以湖南郡鄰數百里外來學至坐不能容寧宗初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為本宮講官及即位首召奏事入對言爲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太皇太后弼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亦猶有可議者曰

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有忘親之心是心也所以行權而不失正之本也誠能充吾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温凊定省之禮日夕怨慕號泣祈哀篤實感發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際不渙然而氷釋臣不信也兼實錄院同修撰始入侍奏對懇切帝開懷容納數論鞶銘丹書之旨編次成帙進且面論以求放心之說并善所進冊子宮中常讀之今后更爲點來先生卿上有意於學遂以劄

予勉上進德又言陛下以世嫡承統承重之服着在禮經而先時倉卒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追復數千年未行曠墜之禮舉而復廢臣竊痛之既往之失不可追改惟將來祥禫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不報會孝宗祔廟議迭毀於朝辯不合而斡侂胄寖用事以內批罷宰臣臺諫念以為國柄旁落此始也疏力爭侂胄大憾深銜之而帝亦厭其事事間適內批罷奉祠先生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而罷初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

以微杜漸先生可謂知幾

引領望治先生獨以伲胄用事爲深憂數以手書啓丞相當厚賞酬其勞謹勿使預政有微漸不可忽之詒汝愚方謂其微眇易制及先生去國丞相逐而中外大權盡歸伲胄矣君無何伲胄謫丞相以不軌欲誅之衆制無敢爲關說者先生自以繫銜侍從義不容默則漉泣草疏萬餘言明其冤辭旨痛切諸生迭諫以爲必賈禍不聽請筮之遇遯之同人乃默然罷諫草焚之自號遯翁以廟議及山陵自劾乞罷職是以疾乞休不許以監察御史沈繼祖章誣詆落職奉

祠尋致仕公既去侂胄勢大振鄙夫憸人迎其意峻僞學之禁而正士困於從游之士特立不懼者寄相從問學次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甚者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未嘗學問知理義也久之有旨守朝奉大夫致仕而侂胄以怙縱侈盈甚坐開邊釁危國見誅殛其從黨亦根株斥戮矣先生之學主格物而莫要於敬義中庸論修道之教必先之戒慎恐懼則持敬之本也大學論明德之序必先之格致則精義之端也動靜交養誠明並進則又太

極陰陽渾闢互根之妙也又以爲致知不以敬則昏且紛知何自致躬行不以敬則怠且悖行豈有當哉故敬者聖學成始成終之要其論格物曰盈天地之間皆物也有是物必有是當然之則是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彝也近取之身則心之爲物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有則而不可亂也所當格也身之爲物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之施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則而不容

已也所當格也外而與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察乎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所謂降衷秉彝有物有則者也學之爲道必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自身心性情以達於人倫日用由天地鬼神以極於草木鳥獸皆有以見其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而反之於身以踐其實焉此學所以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也其平

居終日儼然如對神明行舒而恭坐端而直日未明輒起深衣幅巾方履拜家廟及先聖退坐一室几案必正寒暑造次未之或間家庭之內斬斬如也怡怡如也自奉甚約而奉觴薦俎曲盡誠敬其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辨嚴不容凌躐以進雖疾病支離而講論率至於午夜晚見諸生牽率於文句訓詁頗時時指示本體使深思自得而如者蓋已鮮矣學禁作屢空晏如與諸生講學不輟有請謝遣生徒者先生笑而不答有以書諫者答曰放流竄殛久置度外諸生

違來無可遣去之耶朝廷必有行遣亦須符到奉行若仰人鼻息爲舒慘則方寸之間長戚戚矣比寢疾猶力爲學者講太極西銘之旨丁寧以堅苦問學爲勉整衣冠就枕而逝先生所著書於易有本義有易學啓蒙詩有集傳大學中庸有章句有或問論語孟子有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各有解禮編有端屬黃榦書傳有旨屬蔡沈而手訂是其典謨所編集有近思錄小學書朱名臣言行錄伊洛淵源錄行於世而學庸論孟則更定數四歿前四日猶改大學誠意章

曰是人鬼關也其學參明道垂世如此通鑑綱目僅成編帙以未及修補爲恨世所傳家禮則丁卯夫人憂時具草沒後始出不及更定子三人塾埜在者以蔭補官塾埜中散大夫在理宗紹定中爲吏部侍郎類次先生所爲詩文曰文公大全集行世嘉定初賜謚曰文

心一而不二人心道心操存舍亡盡心存心總只是此一個心非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釋氏觀心之說是以心求心以心外心若兩物之相持而不相

## 觀心說

或謂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于物者耶此亦不待校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

合教與吾儒相似而實不同



見其參于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存其正而黜其差者也細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

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
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
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也若盡
心之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
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
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
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
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

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乎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于前身在輿而心倚于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

釋氏之學始終本末以一念之省覺而遂至于悟徹蓋云儒道在維理而釋氏意在破理此其大旨也儒中無纍其罪狀而又

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于斯耶

讀大紀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于此旣有以得于心

不抹其偏長是從來闢異端窮一齊交守

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

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志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懸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于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昏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于禽獸之域而猶不自

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為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前代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于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于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

其有懸妙之說而不滯于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于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㜑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既不得其要

領矣而徒欲以戎　之醜號加之其爲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惟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殄滅者耳此[illegible]哭定[illegible]之論

信州鉛山縣學記略

予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古今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

足令讀者惕[illegible]而[illegible]耶

數是于學者日用飲食起居之間既無事而非學于其群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于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為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宮周遍海內其所以望于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意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于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群居講習之際又不過于割裂裝綴以為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

是以其變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于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于一偏而不得以入于聖賢之域于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泯絕者耳

程子養觀說




程子曰存養于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卻于已

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 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

而文公果發之此篇其大較也益一條相精斯道中大所以爲集大成

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

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
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
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
以必使學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
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
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
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
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
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

成仁則以欲甚于生惡甚于死焉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温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所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離愛而言

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

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胡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蹙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于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于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予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答汪尚書

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于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

道問學工夫此是與陸子不合處

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細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于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于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况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决

紫陽一生實歷處來悟原不容說悟只合如此做去以俟一旦之豁然

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倀倀乎易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勿略寧下勿高寧淺勿深寧拙勿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必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决而氣之不充哉

答連嵩卿

此段公案發得了然足發孔聖人鬼神生死之秘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個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于自已身上認得一個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爲已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

是夜精通之論

之類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懸妙道理雖若混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個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頻以此問于嘶渠必有說却以見諭

## 答江德功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

順性命之正處事物

至于物則物理盡者意何但到不可移易其之極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于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

之當[illegible]引徒窮物之理而正物在其中矣

以[illegible][illegible]說

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于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細微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訓格物以接物則于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以義

一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疏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所謂非特形之所接乃志之所至所謂格物與小學同致知與小學與亦皆無當之言其為闕字增語反致讀者之疑多矣至于强解程子之意以附已說其如他語之可證何又謂其解以格物致知混為一說則其考之亦未詳也又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為飽

東漢名節自是光武明章之烈亦緣以祥[illegible]處未處死之遞則迷之有得黨錮之不

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若曰老佛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乎蔽陷離窮之失而不足爲知則庶乎其可矣

與劉子澄

近看温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敺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

知學治大剛直之氣折于凶虐之餘漸圖全身之計者今古爲類不獨崔寔以爲也

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于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于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眞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治國救民于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于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年來讀書只覺見得此意思分明

吳肩胡二新只一敬學便然如丁當此皆文云敬義立而德不孤病甚矣[illegible]

參前倚衡行不能舍雖知以是爲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爲悔也

答項平父

示諭此心元是聖賢只要于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個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心固是

斷格致知闢之因人主敬與求非道也非是作賞也

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攫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鳳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沉深

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為有補若只草草領略
就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不可謂無不可謂有二語曲盡太極之蘊

無極而太極而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
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體冲漠無朕不可謂之有
矣

地對天不過天之一天而已

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
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

陰陽原是一条剖別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
非真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

[illegible]與天地同一不息

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然能窮其生之道則氣雖散而生理不散古來聖賢[illegible][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不朽

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于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天地之化雖則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氣化之自然初無精神寄寓于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死無復更有形象尚留于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

性須兼論此二者始備

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

徹底是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一而二二而一

學者困勉皆須系力不用力性如何得復

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污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污濁猝難得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也然用氣力

似是行所無事

問有事時應事無事時心如何曰無事時只得無事有事時也如無事時只要此心常在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

不是知行合一

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后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是藥非大勇人不能服

知得如此是病卽使不如此是藥

只消在心失下丹無難事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生死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

禁閉思便有所以專

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若見得道

其思若懸慮自是斷絕不得

事事體認

得其一而萬事畢治一一從小處理會到底要會不全



理分明自無閑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閑思慮也

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如今日用賞罰到賜予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力始有益若能于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個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

天之德君子之自強者所謂剛也夫子嘗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惪子征稱

事天下只有一個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個道理這裡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有所成孔子晚年方得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若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況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無所科撓于世間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心方靠得然其功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俯不怍自

警亦有用處

實學人不在科舉不科舉

士大夫關係風俗不可不自愛

愛官好色之人儉嗇清苦不足稱也

然如此不在他求也

改過貴勇防患貴快

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

士大夫出處辭受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或

云似此等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

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底便稱父與

君也敢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

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

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

人昏昧不如有此心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

困睡得人與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

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

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境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的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看不見說不着終是索莫

將與人看不得要討個無聲無臭底道理難親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却開眼便看見開口便說着

兩程夫子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

此字逗着句佳

節事明理實愨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于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個心把捉一個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眞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于此便分了如云

常見此心光爍爍地便是有兩個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

擧主敬無見太極見本性之路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于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條目有八任舉其二而統體見矣

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于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

天命之性無極之眞正在日用之間合當從此道理上做只擇

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于廓然貫通則内外精粗自無二致

子思周子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

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的功夫

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于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動同亦何疑本則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

只放其心而不知求不求則流于不善矣豈心之本然也哉然一操則心仍在矣

此篇于靜勤息告

而入于不善夫其動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于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處可安頓之意

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撑眉努眼喝駡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

居室大倫人知矜庸而夫婦衽席至昵不忽焉故非知幾愼獨之君子孰能體之

存幾微講究微驗則只此操存努脈便是私意人欲自佔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男女居室人之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閒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愼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于乾坤而中于咸恆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

兩此一見方是行間

其以此此與

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于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某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個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伯將經世事業別作一個伎倆商量講究

敬固不論有事無事耳

不亦說乎

敬字工夫于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夫子恩子路論君子到底只一敬字

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于此處用

因呂陸兩家門人互相排斥而爲此一段反身以求之言謂于下節沒而眾其知此固必然之精理也

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于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

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于兩家不知其于此看得果何如因話聞之因書諭及爲幸也甚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

此分疏世間幾個大眼目字與幾件大節目亦甚爲明析可以折衷諸家之說

此滅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當大段着力考索也

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

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

明道此語晦翁晚年方得無疑無怪從學朱熊卒解

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茍明則無難曉者

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于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先生病目晦翁至此

某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冥目靜坐却得

未知先生看只是不信

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驗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

此段與孟子靜合此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于吾事耶

說是答蔡山書爾入可與到此實病

某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于世者

一人收放乎此見之

見學字靜

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卽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雖未合而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

[illegible]求放心
[illegible]三[illegible]

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汩溺于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于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

于自悔處更見學力

近日議論却有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得病此間學者却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深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于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某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却始知如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

由人頭人之家何勞急翻公案

此段甚見晚年自訟不在章句訓詁之習也

失自不能逃吾之鑒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門人黃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

生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

王子文成目余謫官龍場居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獨于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于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于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于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于見聞不過持循講習于此其于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于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不疑于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鄭氏元錫曰自永樂中成祖帝興宗學爲道統紫
也徽國文公書自帝王門下退閒巷山谷之祇
煥而業之竟自肖蘧川諸君之矣弘德以來始頗有
評論嗟夫國家自十年寺成式遵道教于金科玉
係而稟氣質淳先民言行純師純法伊訓之力也
予讀文公大全集若行狀年譜狀語公當宋南渡
屹然以身任斯道之重切切君相不見所畏綱紀
國論必以其道爲歸周愈亨處幽如燭諸進退取
舍之分介然暢所豈曾言哉豈易言哉言之立豈
不只人哉

蓋述之多莫過文公而接引後學之功亦莫過文
公但其意既以開發鈍根爲事則其言平易質實
遂有爲利根人所薄者文公資學兼到故晚年有
謂大之悔痛自懲艾此真夫子之所謂聞道也然
此一關也止從深造之後方有此豁然貫通衆物
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蓋
其實錄且必欲以未聞道之先彙既聞道之後
是徒知尊崇文公而失文公之心亦未見其爲聞